

Dean Koontz

# 丈夫

〔美〕迪恩·孔茨 著 李颀秋 译

We  
have  
your wife.

You can  
get her back  
for 2 million-  
cash.

## The Husband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Dean Koontz

# 丈夫

〔美〕迪恩·孔茨 著 李颢秋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丈夫 / (美)孔茨(Koontz, D.)著;李颀秋译. — 上

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9.8

书名原文: **The Husband**

ISBN 978 - 7 - 5327 - 4852 - 5

I. 丈… II. ①孔…②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97115 号

Dean Koontz

**The Husband**

Copyright © 2006 by Dean Koontz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ennart Sane Agency AB

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© 2009

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字: 09 - 2007 - 092 号

**丈 夫**

[美] 迪恩·孔茨 著 李颀秋 译

责任编辑/管舒宁 装帧设计/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[www.yiwen.com.cn](http://www.yiwen.com.cn)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11.75 插页 2 字数 140,000

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8,000 册

ISBN 978 - 7 - 5327 - 4852 - 5 / I · 2714

定价: 27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  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T: 021-35104888


谨以此小说献给安迪和安娜·威克斯特吕姆，  
    威斯利·J. 史密斯和戴博拉·J. 桑德斯：  
        两位好丈夫和他们的好妻子，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同样也是好朋友，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他们的爱照耀所到之处的每个角落。

勇气就是在压力之下保持高雅的风度。

——欧内斯特·海明威

爱无处不在,是我们存在的全部。

——艾米莉·狄金森



第一部

你会如何为爱付出？



## I

一个人在出生之际就开始走向死亡。大部分人都否认死亡之神的耐心追求,直至生命的晚年,深陷病痛之时才意识到它确实就悄无声息地坐在床边。

终于,米切尔·拉弗提能够描述他意识到死亡不可避免的那一刻:星期一,5月14日,上午11时43分——还差三个星期就是他的28岁生日。

那个时刻之前,他几乎未曾想到过死亡。他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,热爱大自然的美好,深谙人性的幽默。他毫无理由或倾向去考虑何时何地他的道德会经受考验。

电话打来时,他正跪在地上。

还有三十苗床的红色和紫色的凤仙花要种。虽然这花没有香气,但泥土肥沃的气息还是让他感到愉悦。

他的客户,这些特别的业主,喜欢饱满的颜色:红色、紫色、深黄和鲜粉,他们不会接受白色或是淡色的花朵。



米切尔能理解这些客户。他们出身贫寒,通过勤奋工作和敢于冒险获得生意上的成功。对他们来说,生命是热切的,而饱满的颜色恰能反映自然的强烈情感。

这看上去很平常,但事实上,在这个至关重要的上午,加利福尼亚的太阳好似一个奶油球,天空似抹了油的光亮。

天气是一种让人舒心的温暖,而不是炎热。尽管如此,伊格内修斯·巴恩斯还是出了油腻腻的汗渍。他的额头闪着亮光,下巴滴着汗水。

伊格也在同一个花床里工作,距离米切尔十英尺。他的脸色看上去像是喝醉了的。从五月到七月,他暴露在太阳下的皮肤没有发黑,而是变得很红。经过两个月,在彻底晒黑之前,他看上去总是尴尬万分。

伊格不懂什么园林设计要对称和谐的知识,也没有人会托付他去合理地修剪玫瑰。他是个勤奋的工人,即便智力上不能令人振奋,他依然是个不错的搭档。

伊格问:“你听说拉尔夫·甘地出事了吗?”

“谁是拉尔夫·甘地?”

“米奇的兄弟啊。”

“米奇·甘地?这人我也不认识。”

“你当然知道他,”伊格说,“米奇,他经常在‘滚动雷鸣’出没的。”

“滚动雷鸣”是冲浪者常去的酒吧。

“我已经好几年没去那儿了，”米切尔说。

“好几年？真的吗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我还以为你有时候还进去逛逛。”

“看来大家还想念我啊，是吗？”

“我得承认，还没人以你的名字来命名吧台椅。你找到比‘滚动雷鸣’更好的地方了？”

“还记得三年前来参加我的婚礼吗？”米切尔问。

“当然。海鲜玉米卷味道很不错呢，不过乐队尽发呜呜声。”

“还行啦。”

“老板，他们用的是铃鼓啊。”

“我们要考虑预算。至少他们没有用手风琴。”

“因为拉手风琴超出了他们的水平。”

米切尔用铲子在松软的泥土里挖了个洞。“他们也没有手铃。”

伊格用前臂擦着额头，抱怨道：“我一定是有爱斯基摩人的基因，才到五十度<sup>①</sup>就要流汗。”

米切尔说：“我不再泡吧了，我结婚了。”

“是的，不过难道结了婚就不能去‘滚动雷鸣’了吗？”

“我宁可呆在家里。”

“哦，老板，那还真让人伤心，”伊格说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指华氏温度，五十度约为摄氏十度。

“没什么伤心的,那是最好的。”

“即便你把一只狮子关在笼子里三年甚至六年,它也不会忘记自由是怎么一回事。”

米切尔一边种紫色的凤仙花一边说:“你怎么知道?你问过狮子?”

“我不用问,因为我自己就是只狮子。”

“你真是无药可救的秃头。”

“我可是为此感到骄傲。我很高兴你找到了霍莉。她很不错啊。不过我还是要享受我的自由。”

“伊格,对你来说很好。那你怎么定义它呢?”

“定义什么?”

“你的自由。你怎么定义你的自由?”

“得到任何我想要的东西。”

“比如,举个例子?”

“比如,如果我晚饭想来份香肠比萨,我不需要去问她想要什么。”

“真是极端。”

“如果我想去‘滚动雷鸣’喝上几杯,没人能对我叽咕。”

“霍莉从不叽咕。”

“要是我想,我每晚都能喝得稀巴烂,没人会打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回家。”

米切尔吹起《天生自由》的旋律来。

“有个女冲浪者一直来找我，”伊格说，“我可是彻头彻尾的自由。”

“她们总是来找你，是吗？我是说那些性感的冲浪姑娘。”

“老板，这年头女人们都大胆了。她们想要什么，就去想法弄到。”

米切尔说：“伊格，上次你喝醉时，约翰·凯瑞觉得他要当总统了。”

“那不算很久前的事。”

“那么拉尔夫到底怎么了？”

“哪个拉尔夫？”

“米奇·甘地的兄弟。”

“哦，对了，一只大蜥蜴咬断了他的鼻子。”

“糟糕透顶。”

“那天开花的浪有十英尺，非常适合玩冲浪。晚上，拉尔夫和小伙子们去韦基冲浪了。”

韦基位于新港海滩，是波尔巴亚半岛尽头的冲浪胜地。

伊格说：“他们在冰柜里装满了三明治和啤酒，有个人把明也带上来了。”

“‘明’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那是一只鬣蜥。”

“是只宠物？”

“明一直挺乖巧。”

“我一直觉得这种动物性情多变。”

“不，它们很招人喜欢。但是一个卑鄙小人，他不是去冲浪的，只是一个跟在他们屁股后面的，偷偷给明塞了一片含有四分之一剂量兴奋剂的萨拉米香肠。”

米切尔说：“让爬行动物吸毒，够损的。”

伊格确认道：“是啊，吸了兴奋剂的明和原先清醒的状态可是大不相同了。”

米切尔放下铲子，屁股坐在鞋后跟上，说道：“所以拉尔夫·甘地就没鼻子了？”

“明没有吃了他的鼻子，只是把它咬下来，还吐了出来。”

“可能它不喜欢印度食物吧。”

“他们有个装满冰水和啤酒的大冰柜。他们立即把鼻子放进冰柜，赶去医院。”

“他们带上拉尔夫了吗？”

“他们当然要带拉尔夫，那可是他的鼻子。”

米切尔说：“哦，我们可正在讨论秃头的事啊。”

“他们说把鼻子从冰水里钓出来的时候有点蓝，一位外科医生又把鼻子给缝了上去，现在一点蓝色都看不出了。”

“那明怎么样了呢？”

“烦躁不安，一整天都疯疯癫癫的。现在又恢复原样了。”

“那还行，可能很难找到给鬣蜥戒毒的诊所。”

米切尔蹲着收好三打空的塑料花盆。他把它们带到那一大片花

床那边去了。

卡车停在围栏边的印度月桂树下。尽管小区五年前才建好,大树已屹立在人行道上。最终这些连绵的树根会阻塞草坪的水渠,侵入排水系统。

开发商为了省一百美元而不愿装根障,但这会大大加重管道工、园林工和具体承包工的维修工作量。

米切尔在种印度月桂树时,都使用根障,这样做是为将来省心,但绿色生长自然组织总会让他够忙的。

街上很静,没有车辆往来,连一丝颤动树叶的微风都没有。

一个街区之外,在街的另一边,一个男人和一只小狗向米切尔的方向走来。这狗是只黄金犬,走路的时间比嗅它同伴留下来的东西要少。

这深深的沉寂让米切尔几乎相信他能够听见远处狗儿的喘息声。

金色: 太阳和狗,空气和一天的美好,草坪后面的漂亮房子。

米切尔·拉弗提买不起这个小区的房子,但能在这儿工作已经让他心满意足了。

你可以热爱伟大的艺术,但没有欲望住在博物馆里。

他注意到在草坪与人行道的接壤处,一个喷嘴坏了。他从卡车上取来工具,跪在草地上休息一会儿。

手机突然响了。他立即从皮带上取下它,翻开盖。此时,时间显示 11:43,但屏幕上没有显示电话号码。他接起电话。

“大绿园艺，”他说道。这是九年前他给这个两人经营的业务取的名字，他自己都忘了为什么取这个名字。

霍莉说：“米切尔，我爱你。”

“嗨，亲爱的。”

“无论发生什么，我爱你。”

她痛苦地叫起来。后面传来刺耳的撞击声。

米切尔顿时警觉起来，站起身叫：“霍莉？”

电话那头一些人在叽里咕噜。米切尔只把心思放在背景里的杂乱声中，没听清楚那些人在说什么。

霍莉尖叫起来。米切尔从没听到她这么害怕的声音。

“狗娘养的，”那是她的声音，接着传来一声响，安静下来，好像有人刮了她耳光。

陌生人在电话里说：“听见我了，拉弗提？”

“霍莉！霍莉在哪里？”

这时，那个家伙离开话筒，并非在对米切尔说：“别蠢了，好好呆在地上。”

又有另一个家伙开始说话，但听不清楚。

拿电话的家伙说：“她起来了，揍她啊！宝贝，你不想要牙齿了？”

她和两个男人在一起。一个男人打了她。打了她。

米切尔分不清情况，现实突然间像噩梦里的情形那样溜走。

一只吃了兴奋剂变疯狂的鬣蜥比这一切还要真实。

伊格在房子附近种凤仙花。他满头大汗，脸被太阳晒得通红，身

子和以前一样壮实。

“宝贝，那样才是嘛。那样才是个好女孩。”

米切尔简直不能呼吸了，仿佛有块巨物压在他的肺部。他竭力想说，但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这儿，在明朗的太阳下，他却感到自己躺在灵柩里活活地被烧死。

电话那头的家伙说：“你的妻子在我们手上。”

米切尔听见他自己在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想呢，混蛋？”

米切尔不知道为什么。他想知道为什么。他想知道答案的理由，因为所有的答案都是一种恐怖。

“我正在种花。”

“犯什么傻，拉弗提？”

“那就是我在做的事。我在种花，修喷嘴。”

“你他妈的喝醉了？”

“我只是个种花匠。”

“你妻子在我们手上。你拿两百万现钞来换她。”

米切尔明白这不是玩笑。如果这是玩笑，霍莉会知道内情，她的幽默感还没到这么冷酷的地步。

“你一定是搞错了吧。”

“你没听到我说吗？两百万。”

“嘿，你们没在听吗？我只是个种花匠。”

“我们知道。”



“我银行里大概只有一万一千块钱。”

“我们知道。”

米切尔既害怕又困惑,都没愤怒的余地了。他急着向那家伙澄清,更是向自己澄清:“我只经营一家两个人的公司。”

“周三午夜前拿钱来。六十个小时。详细情况再联系。”

米切尔不停地冒冷汗。“这怎么可能!我到哪里去弄两百万!”

“你会有办法的。”

陌生人的声音尖锐无情。电影里,死神的声音似乎就是如此。

“这不可能,”米切尔说。

“你还想听她叫一次?”

“不要,请别!”

“你爱她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真的爱她?”

“她是我的一切。”

此刻,他虽然冒着汗却感到异常寒冷。

“如果她就是你的一切,”陌生人说,“那你就会有办法。”

“没有办法啊。”

“如果你去警察局,我们就一根一根砍断她的手指。我们还会把她的舌头割掉,挖了她的眼睛。然后她就根据她自己的意愿或快或慢地死掉。”

陌生人说话没带任何威胁,仿佛那就是事实,是在描述业务模型